

动笔之前特意请教一位懂法律的朋友：“如果路遇属保护动物的毒蛇如五步蛇，打死犯不犯法？”回答是“应该算是紧急避险”。原来法律是这么解释的，我也可以安心了。在下乡皖南山区那些年里，我们都不止一次同毒蛇打过交道，结果难免它死我活。

实际上，在山里遇到毒蛇最好还是避开，被咬一口性命交关。附近村子里有位老乡进山被竹叶青蛇咬了，见到他时大腿已肿得水桶般粗。村里人用门板抬着翻山急送医院救治，听说过了好几天才回家。竹叶青全身翠绿艳丽，就怕它缠绕在竹子上很难发现，还好它的毒一般不会致命。五步蛇要毒得多，从名字上就可知道，而且会主动攻击人。我们下乡第二年居然遇上了，严格说来是我的同学郑学恒遇

上的。1968年8月，我们市西中学66级高三(四)班四位同学来到黄山茶林场飞龙山下的第六连队。半年后我被调去山下的五七连队种水稻，两队相距一个小时的山路。记得是一个星期天下午，夏日炎炎，我在宿舍门口看书，只见前面砂石路远远走来一人，手里还提着一样东西。过了一会看清是郑学恒，放假不休息翻山越岭来探望我，手里的东西却让我吓了一跳。三角脑袋，黑褐色的花纹，粗粗胖胖不太长，很有点分量。虽然第一次见到，但确信就是五步蛇，死了，连忙问他怎么回事。他从六连过来要走林间小径，清凉幽静，突然发现前面不远有一堆东西蠕动，是蛇。后退来不及了，何况他光脚穿着有洞孔的

## 路遇毒蛇打不打？

曹景行

塑料凉鞋。来不及多想，他随手捧起路边一块石头狠狠砸过去，正好打在蛇头下面俗称七寸的地方。蛇不动弹了，他才发现是条五步蛇。要是砸不准，打不死会怎么样？不敢想下去。

打死了蛇，他提在英雄起地一路下山，穿过老乡村子时引发不少惊叫。接着该怎么办？我们跑到五六里地外的谭家桥镇上，问中药铺收不收，说要晒干才行。按照他们所说，先把蛇的内脏去掉，再用竹片把蛇肚子往两边撑开，放到太阳下



曹景行

猛晒，此事他一手办妥。不记得后来卖了多少钱，好像十五元，反正与我们第一年每月工资差不多。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蛇胆生吞，当地老乡说能够明目。直到今天我还是十分佩服学恒兄的胆子和镇定，临危不惧。他后来留学英国，成为物理学者，现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大学担任终身教授。

我也抓了打了不少毒蛇，但都是小得多的普通蝮蛇，而且多在它们冬眠的时候，我们掘墓遇上的。五七连队最初住的是自建草房，后来连队成员增加，要造新的宿舍再加建猪舍，铺地基需要石块和石条，就打起草地里小山坡上那片无主荒地的主意，趁冬闲动手开掘。

谭家桥一带原先相当富庶，从留存至今的青石板路和断桥的气派就可看出。不幸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兵荒马乱，村镇尽毁，今天四周乡民都是后来从别处迁移过来的，与小山坡上嘉庆、道光年间的一二十座墓葬无亲无故。模糊记得墓碑上的名字多姓胡，那是皖南大姓，不知同绩溪胡适家族算不算远亲。

印象较深的是一个墓穴中陪葬物为眼镜和剪刀，碑文上说墓主考不上秀才，只能终身做裁缝，很

有点怀才不遇的味道。其他墓穴都是空空的，只剩下百多年岁月打磨下残留的棺骸碎块。我们扛走墓碑和下面的石条、石板，随便用旁边的泥土石块填埋一下了事。

小山坡上的那片荒坟从此消失，那几天冬日阳光下掘墓的“活”，只不过是我们上山下乡“战天斗地”生涯中很小的片段。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要对生命和亡者尊重，今天回想起来，却发现心中仍留着一层永难抹去的愧疚。

再说回打蛇的事。掘坟中还发现，每个墓穴中一定会有两条褐红色的蝮蛇缠成一团，应该一雌一雄。究竟是以坟墓为家，还是亡灵的守卫者，谁知？本来正在暗中冬眠的它们，突然暴露在寒风和阳光下，更是动弹不得，任由摆布。

有一窝蝮蛇还夹着小蛇，我夹起一条放进玻璃瓶，盖了起来带回宿舍。上海一位报社记者曾来我们农场采访，说起他妻子得了类风湿病，很难治好。我听说毒蛇泡酒可能有用，把那条小蝮蛇一直藏到过年带回上海送他，拿出来时让他吃了一惊。

乡下蛇很多，翻起田头石块下面就可能藏着一条蝮蛇，但绝大多数都是无毒的青蛇和乌梢蛇。下水田常常遇到，男生不怕

女生怕，调皮的男生还捏着活蛇去吓唬女生。我做管水、放水的工作，从春到秋，从早到晚都扛着锄头、光着脚在田埂上下跑动，见到前面有蛇就一锄头下去，一天好几次，早就不当回事，也不知道一共打过多少条。

打到粗一点的蛇，就会有队员拿去，先剥皮取胆生吞下去；后来查书才知道生吞治病说法没有依据且害人，生蛇胆有毒还可能有寄生虫。剥皮去头的蛇肉雪白一条，可以煮了吃，听老乡说一定不能碰铁器，只能用玻璃片当刀切割，用铝制脸盆当锅子，否则变味。

老队员爻林法胆子大。一个星期日下午他外出没多久就回来，远远只见他上身绕着一条大乌梢蛇，左右两手各持首尾，如同将军凯旋。蛇肉煮了一天脸盆，可惜我们弄得半生不熟，啃得挺费劲。蛇皮晒干后我剪下三四寸见方的一块当书签，带回上海后不知道夹在哪本书里了，日后或许会翻到。

最后想说一句：希望我们的故事不会教坏今天的孩子。那时候我们正青春迷茫，却又无所畏惧，不信神鬼也不懂得尊重别的生命和生存环境；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会不会变得好一点、完美一点？有人说“青春无悔”，问题是你悔得了吗！但至少我们那时的日子不平淡，至今难忘，够了。



胶东人家 (油画) 曹昌武

大宝小时候不喜欢吃蔬菜，每次我们诱她吃，刚学会说话的她就振振有词地问我：“为什么你们要逼我吃树叶儿呢？”这个把蔬菜当“树叶儿”的梗，让我们笑了很多年。

因为大部分的蔬菜都是地里或地面长的，在一般人的理念里，不到饥荒年代是不会去吃树叶子的。其实，不少树叶不仅可以食用，而且非常有营养。

本地最常见也非常健康的可食用树叶是“辣木叶”，报纸和杂志都曾大篇幅报道过，很多邻里菜场都有售卖。辣木叶富含多种矿物质、维生素、氨基酸、抗氧化素等，尤其钙质含量很高，可媲美牛奶。食用起来也十分方便，清洗之后炒鸡蛋、煮鱼汤，清香爽口。与普通绿叶蔬菜的区别是，口感略硬，烹煮的时间稍长。

若说到最好吃的树叶儿，个人觉得非香椿莫属。香椿树在初春时萌出嫩芽，采摘下来之后，或炒蛋或焯熟过冷后与豆腐凉拌，都有异香，食之略苦，过后慢慢回甘，余味久长。香椿营养丰富，芬芳中所携带的苦涩滋味，正是它的药用价值

所在，适量食用，能消除人体内的燥热、湿气、毒素和炎症，提高免疫力，促进身体健康。早年人们食用的香椿，都是自家庭院栽种的，后来因为需求日盛，便有了人工栽培的，但因为香椿可食用的时间非常短，每年春天，好像没吃两回，就难觅芳踪，令人怅然若失。

在美国旅游的时候，吃过一道菜之后，我们才知道，葡萄叶不仅可以吃，而且味道很不错。我们吃的那道菜，是用葡萄叶把米、香菇、肉糜等包起来，大火煮熟，米饭的软糯、肉类的醇香，再加上葡萄叶的清甜，真是绝佳搭配。葡萄叶在土耳其、希腊以及中国的新疆一带，普遍食用，受欢迎的程度可媲美其果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与辣木叶、香椿嫩芽一样，葡萄叶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一般人食用，可舒筋活血、清热解毒；孕妇食用，可预防水人、安胎保胎；小婴儿若是腹泻，吃点捣碎的葡萄叶，可以止泻，既是美味，又是良药，难得。

大自然慷慨地赐予我们许多美味的食物，每每食之，都心存感恩。

## 能吃的树叶儿

(新加坡) 王文献



自古以来，老鼠就是惹人讨厌，人人喊打的动物。但是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有个地方不但不赶杀它，而且把它奉为上宾。这个地方就在俄罗斯伏尔加河畔，名叫梅什金，当地人爱称老鼠城。

这天，当我们沿着绿色的伏尔加河到达老鼠城的时候，一上岸，便受到了化装成老鼠的孩子们的夹道欢迎。在这里，城不大，但卖旅游纪念品的店铺和摊点很多，大部分物品都和老鼠有关。竹编的老鼠，毛纺的老鼠，泥塑的老鼠，剪纸的老鼠，珍珠串成的老鼠，以及老鼠图案的背心汗衫、拎袋等等。老鼠是这里的吉祥物，送礼过生日，即使当地人结婚都会有老鼠做伴郎伴娘。

这些还不说，老鼠城只有六千多人口，却有一座庞大的“老鼠博物馆”。一走进博物馆，迎面就是一只高大的惟妙惟肖的“大老鼠”，正聚精会神地打着算盘理财呢。讲解员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一进门先让我们看老鼠理财？她说，老鼠是最会理财的动物，是梅什金市的财神爷。平时，不论个人做生意还是城市公共财政，都要先到这里拜拜“财神老鼠”，祈祷它为人们带来滚滚财运。是的，老鼠还真的为小城镇带来过财运呢！博物馆里，既有老鼠和这座城市的各种传说、图片，还有用鼠毛做成的各种毛织品。在毡毡馆里，用鼠毛做成的靴子琳琅满目，其中有一双靴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这双靴子被誉为鼠王靴。讲解员告诉我们，人们把老鼠捉来后，将毛剪光，然后放走。等它下次毛长好后捉来再剪。听着听着不觉笑出声，这和剪羊毛一样呀。剪羊毛的人家是放牧羊群的，而剪鼠毛呢，难道也放牧着鼠群不成？不管怎么说，老鼠是实实在在地和人们的日子生活在一起及经命运连在一起了。最动人的是，当年伊万大帝到此巡游时，一天中午，大帝正在休息，梦中被老鼠咬醒，睁眼一看，一条碗口粗的大毒蛇正吐着毒牙向他扑来，大帝大喊来人将大蛇打死。为感谢老鼠救命之恩，大帝下令在这里建了此城，并亲自命名为“梅什金”即老鼠城。传说毕竟是传说，但老鼠在这里被视

为上宾，与当地居民相依为命世代和谐相处却是事实。

老鼠城里的真老鼠那可太多了，居民家中的，花丛中树林中的，上洗手间时，一只只老鼠在洗手池子里跳来蹦去，煞是可爱。还有更稀奇的事呢，我们走过居民屋前时，有只大花猫正卧在窗口，向里一瞧，室内有一大群成群结队的老鼠，我国民间传说中有老鼠娶亲的故事，难道这里一场老鼠娶亲的活动正在进行？这真是，天下奇事一箩筐，老鼠娶亲猫站岗。

毗邻老鼠博物馆的是梅什金市的“二战胜利纪念馆广场”。广场上的长明火熊熊燃烧，一尊尊为保卫家园打败法西斯而捐躯的红军烈士雕塑高高矗立。广场纪念馆长廊中，陈列着许多从“老鼠城”走出去，牺牲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烈士照片和家书。其中有一封信特别感人。有位家在“老鼠城”里盼夫归的妻子收到了前方寄来的丈夫阵亡通知书。妻子捧着丈夫阵亡通知书，始终不相信，因为丈夫在前一封信上还告诉她，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他也很快可以回家和她一起用鼠毛做靴子。丈夫还告诉她，枪林弹雨中他九死一生，就是因为她穿着她亲手用鼠毛制成的靴子。但最后妻子还是知道丈夫的确牺牲了。我边听着俄罗斯导游白艾妮小姐读信，边想，在清理烈士遗物时，这双鼠靴子还在不在？如交还给烈士妻子，这该是一幕多么曲折生动的二战影视剧题材。

离开时，梅什金市市长告诉我们，凡是鼠年，这里都将举行隆重庆祝活动，特别邀请全球鼠属的和爱好老鼠的人前来“老鼠城”做客，共庆鼠年好时光。

## 夜光杯

### 鸡球大包

任溶溶



在广州食鸡球大包，包子里有一块带骨头的鸡肉和一个冬菇。后来到上海，吃到的鸡包里面不是带骨头的鸡肉，而是一个鸡肉丸，这是为了安全的缘故。特别是小朋友吃鸡包，吃没有骨头的鸡肉丸就安全得多。安全是安全，但品尝冬菇炆鸡的乐趣就没有了。

不过还是安全第一，真要品尝冬菇炆鸡，大可以叫一个冬菇炆鸡的菜啊！何必向鸡包中求呢？当然也可以不用鸡肉丸，而放一块没有骨头的鸡肉，加个冬菇，这也是冬菇炆鸡啊！

刘师傅在我们社区的门口摆个修车摊，专门修理各类自行车、电动车和三轮车。他的家当全在一辆三轮车上，什么气筒、扳手、钳子、剪刀、胶木、锉刀、内胎、外胎这些工具和配件，样样齐全，少一样也不能混饭吃。

刘师傅见人总是爱笑，露出雪白的小米牙。他这笑是真心的，皮笑肉笑心也笑。生意人吗，和气才能生财。由于长期的风吹日晒，他的皮肤黑滋滋的，跟泥鳅似的。他虽不高大，却很结实，像头小水牛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刘师傅就喜欢穿身军装，那是他儿子上大学军训时发的，他说穿军装精神威武。他虽没当过兵，可他却羡慕军人，崇拜军人。他学军人，昂首挺胸，腰杆笔直，走起路来像阵风。人们夸他有军人的气质，最起码也是预备役的。他乐得嘴都笑裂开了，就像六月的石榴。

刘师傅做起事来是认认真真的，有板有眼的。他不仅修车，修完还把车辆擦得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一点修理过的痕迹，也没有一点脏的痕迹。刘师傅不爱财，凡是加加油，紧紧螺丝，小敲小打的，不费大事的，只要不换零部件，他都不收钱。

平时常见他的大院试车，只要牵到传动部分的问题，车辆修好了，他都要试驾，确保没有问题，才放心地交给车主。都说金奖银

奖不如群众夸奖，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。这夸奖和口碑，你大明星要，父母官要，一个草头百姓也要。他要回头客，要挣钱养家糊口。刘师傅最恨说漂亮话，坑蒙拐骗的人。他最怕被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，那样会折阳寿的。

没事的时候，刘师傅朝社区的门口一站，做个义务保安。几年下来，社区的人他都认识，虽叫不出张三李四王二，基本上还七

## 修车师傅

徐永清

不离八。用方言来形容，全是熏烧摊上的猪头肉一熟脸。凡是贼眉鼠眼的，不三不四的，鬼鬼祟祟的，东张西望的，他都要盘问。有人说了，坏人脸上又没写字。常言道：“看人三分相。”任何职业都有其特点，这都可从穿着、言谈、举止等方面看出个大概来的，小偷当然也不例外。几年下来，他还真配合公安机关抓过几个小偷。

清闲的时候，他还帮人送货。送报纸杂志，送黄沙水泥，送户外广告……他把三轮车骑得飞奔。他不仅帮人搬，帮人抬，有时还要送上楼，经常忙得汗滴滴的，气喘喘的。至

于报酬，你看着办，爱给多少给多少，他从不斤斤计较。有时他还帮社区的花匠浇浇水，拔拔草。闲也是闲着，力所能及地帮助人，心里也快乐。有句成语不是叫“助人为乐”吗？学雷锋也是快乐的。再说人闲了，身子骨容易生锈，这就跟自行车一样，要经常骑骑，也要经常加加油。

刘师傅有台半导体收音机，他是从不离身的。平时他就喜欢听听新闻，听听音乐来解解闷，打打岔。经常看他边修车边跟着收音机哼哼。他什么都唱，唱京剧、唱沪剧、唱扬剧、唱流行歌曲。他那哼唱纯粹是有口无心，“无腔小曲信口唱”的那类，反正只要快乐就行。

刘师傅是手艺人，渴了喝水，饿了吃饭，困了睡觉。有时他朝椅子上一躺，腿一翘，含根香烟。乖乖，那个惬意的劲头真叫人羡慕。这就是知足常乐，无欺自安。中午时分，人困马乏，他便四仰八叉，舒枝展叶地朝沙发上一躺(那沙发是人家淘汰送给他的)，立马来梦，鼾声响起。他为何睡得这般快？没有心事啊！他没有非分之想，也不胡思乱想，更不想那些花花草草的事情。

## 十日谈

力量已经成为爱与奉献的标志。 责任编辑：殷健灵